

Ming Yun De Gu Shi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池莉 方方等著



● 命运的故事

Ming Yun De Gu Shi

讲述老百姓

自己的故事

命运的故事

池莉 方方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命运的故事

池 莉 方 方等著

陈宇红 编选

责任编辑：晓 海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岳麓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2000年1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字数：360,000 印数：8,001—14,000

简易精装： ISBN 7-5404-2368-4
1·1764 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1	池 莉	两 个 人
21	方 方	过 程
70	邓一光	扬起扬落
124	胡发云	死于合唱
178	王跃文	人 事
214	李 唯	腐败分子潘长水
271	江 涛	老付的故事
311	阿 宁	坚硬的柔软
371	何继青	记忆苏珊
417	李肇正	亭子间里的小姐
457	王海玲	与晋代美女远行

池 莉

两个年龄资历相差无几的人同进一个单位，然而其中一个老婆讨得好，官当得好，把所有好处几乎全占了去的人却死于令活着的人非常尴尬的神秘色彩之中。另一个却是“两头赶，没早饭”的运气不佳之人，当官分房总是慢半拍，却成了全厂德高望重的老人。回头看看我们的命运总有种如临深渊的感觉啊！

两 个 人

从前有两个人，年纪差不多，在同一个城市出生和长大，青年时代都服过兵役。只不过一

一个是初中毕业就参军了，另一个参军要晚三年。他上了高中，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因患了急性脑膜炎差点死了。之后他的父母认为再接着上学年纪有点不合适，就劝他说：参军吧。他说：参吧。这样就参了军。

前一个人名叫赵森林。患脑膜炎差点死掉的人叫钱和平。

后来赵森林与钱和平相继从部队复了员。在分配的过程中，先复员一年多的赵森林因为与同名的战士弄混淆，被分配错了地方，辗转了几个城镇。最后与刚复员的钱和平一同被分回了他们出生的城市，在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大工厂工作。赵森林在行政科。钱和平在保卫科。

赵森林和钱和平是同一天去工厂报到的，他们进入厂办公室的时候迎头相遇。办公室主任把笔悬在花名册上，说：“你们两人住一间宿舍吧。”他们都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说不。就这样他们住进了一间宿舍。

赵森林和钱和平被分配到同一间单身宿舍的时候，两个人在办公室当场就握了一个手。相互再一聊，原来都是本地人，说一口同样标准的本城话，同时又都是复员军人。两人都很意外又都很高兴，都说：“老乡加战友，老乡加战友。”于是两个人又握了一个手。这次的握手与前一次明显不一样，这次彼此都握得比较用劲，充满了友谊的感觉。他们都预感到他俩住一间宿舍会非常不错。

单身宿舍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门对着窗，窗下有一张三屉桌，桌子两边是两张单人床。两人提着行李，刚进门就站住了。赵森林望了望钱和平，钱和平不知道赵森林望他做什么。钱和平没有反应。赵森林又望望钱和平，钱和平说：“什么事？”

赵森林凭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知道了钱和平是个比较迟

钝的人。赵森林藏不住自己的傲气，挑眉一笑，问钱和平要睡哪一边的床？钱和平说：“我随便，都一样。”赵森林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要睡左边的床。我习惯面对墙壁睡觉。”

钱和平听了这话觉得奇怪，他认为这两张床无论睡哪一张都可以面对墙壁，这是其一；其二呢，一个人睡着了就不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怎么还会有睡觉的习惯？这习惯本人是怎知道的？

赵森林含蓄地笑道：“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个原因，会依据一个道理。比如吃肉，是因为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水果，是因为水果有维生素。睡觉，一般要向右侧身睡，因为心脏在左边，向左边侧就压迫了心脏，对心脏不利。当你又要面对墙壁又要考虑向右侧睡的时候，你不选择方向左右行吗？”赵森林耐心地加了一句，“一个人长期右侧睡觉，习惯不就养成了吗？”

钱和平深受震动，直着眼睛看了赵森林好半天。他这个人有生以来从没有注意到赵森林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前他吃肉就是吃肉，纯粹是因为肉好吃。水果他一贯都不吃，不是水果不好吃，而是任何水果不是要剥皮就是要吐核，他嫌麻烦。衣食住行，钱和平从来不去考虑一个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考虑为什么。

他俩的情形就很有趣了。原来赵森林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究其根源的人。而钱和平几乎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

钱和平在保卫科工作，是三班倒的工作制度。每个星期有一天是深夜两点下班回宿舍，有两天是深夜一点起床去上班。那时他们俩是年轻人，睡觉沉，倒不在乎谁在半夜闹一点动静。问题在于他们宿舍的房门是要闩的，不闩门不行，

他们工厂的单身宿舍不关门出过事情，大家都认为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厂党委提倡夜晚睡觉应闩好房门。这样，赵森林和钱和平就在生活上产生了比较尖锐的客观矛盾。钱和平下班回来，赵森林必须起床开门；钱和平半夜去上班，赵森林又必须起床关门。赵森林睡觉很死，有时候钱和平半夜回宿舍，捶门的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这个客观矛盾使他们俩都非常痛苦。两人成天萎靡不振呵欠连天，工作中领导和群众对他们很有意见。

钱和平一天到晚愁眉不展，见人就问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赵森林不叫苦，在那儿埋头琢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久，赵森林的办法琢磨出来了。他创造了一种新的锁门的方法。他废除了通用的锁耳和锁搭，在门框上固定一片钢片当锁耳，在房门的对应处使用一片钢片算作锁搭。这片锁搭非常特别，它两头都钻了眼，一头与门外的锁耳一起，可以挂锁；另一头则在房内，挂着门闩，只要使用两把挂锁套在一起锁门，无论开哪一把锁，房门都能打开。并且室内的人只要闩上房门，外面的效果就是锁上了。因此，一个人无论是在房室内还是在房门外，都可以锁门和开门，再也无须叫其他人了。

赵森林的发明创造成功了。他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单身宿舍的全体单身汉们都涌到他们宿舍参观，一个个大声叫绝。然后大家都去车间讨钢片。一夜之间，他们厂的单身宿舍全都使用上了赵森林的新锁门法。当赵森林的发明创造迅速普及推广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工厂的时候，钱和平还愣在房门那儿研究这种新的锁法。尽管赵森林向他反复演示过了，他还是很不信任地说：“是魔术吧？”他还是很怕自己半夜回来打开了锁而进不了房门。待到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钱和平才放下心来。他不得不佩服赵森林。他对赵森林

说：“我真是佩服你。真的，你很了不起。”

赵森林就像任何天才一样，把这事根本不当回事，对钱和平，对所有佩服他的人，都只是付之一笑，是那种表面随意实质傲慢的笑。

早年钱和平看赵森林的目光完全是傻子看天才的模样。从钱和平这方面来看，他实在是弄不懂赵森林这个人的脑袋是怎么长的。赵森林与他的经历基本一样，却怎么能够知道那么多的事情？

赵森林对钱和平没有什么好奇的。他了解钱和平这类人。他们并不傻，只是懒得动脑筋。他们因懒惰而愚蠢，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人很多，赵森林一般是极其看不起他们的，平时根本不屑于与他们为伍。赵森林之所以对钱和平另眼相看，是因为钱和平有一个常人没有的优点，这就是钱和平没有自尊心。钱和平服从赵森林。钱和平在赵森林面前从不坚持任何意见。赵森林时常在钱和平面前耍态度，钱和平从不生气。钱和平不仅不生气，还能够满不在乎，主动与赵森林说话。赵森林觉得一个人做到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不免有点气盛。其实钱和平还是有嫉妒心的。单身生活比较单纯，吃在食堂，睡在宿舍，除了上班工作就是开会学习。钱和平的全部内心渴望就是能够在什么事情上头给赵森林出个难题。钱和平暗中对自己说，赵森林真的在时时处处都有名堂？鸡蛋里头都能挑出骨头。有一天，钱和平和赵森林在厂里的浴室里洗澡。充足的热水，哗哗的淋浴，冲得人很是受用。钱和平的脑子豁然开了一窍。他想：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大家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都像刚出娘胎一样，对这个样子的人，赵森林还有什么说头？钱和平兴奋起来，寻到赵森林这里，有点寻衅地

说：“现在我们都还在澡堂子里，都是赤膊条膀了，你还能不能从我们的赤膊条膀中说出个一二三四的名堂来？”

赵森林正半闭着眼睛淋浴，舒服得要晕过去的样子。他听了钱和平的话，不屑地歪了歪嘴，说：“我就知道你对我不是真的服气。好吧，钱和平，我要让你彻底地服我的气。本来我是不想说什么的。现在我就不客气了。”

钱和平不管赵森林的话说得有多重，只管涎着脸，笑嘻嘻地说：“你说你说，跟我还客气什么。”

赵森林说：“钱和平你怎么还是包茎？”

钱和平说：“什么东西是包茎？”

赵森林说：“你怎么称呼那玩艺儿？”

钱和平连忙用毛巾捂住了自己的下身，不太好意思地说：“怎么说到这事上头来了？”赵森林白了钱和平一眼。钱和平想想又觉得这事是自己找的，在澡堂里，不说这事说什么事？于是钱和平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叫，叫鸡巴。”

赵森林说：“它的学名呢？”

钱和平有点拿不准地说：“是不是叫雀雀？”

赵森林嗤之以鼻，说：“那算是小名。它的学名呢？”

钱和平说：“这东西还有什么学名，它又不要上学？你少戏弄我。”

赵森林说：“你不知道了吧？”赵森林走过去，提起钱和平的耳朵，有条不紊地说：“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吧。这东西它的学名叫阴茎。你的阴茎上面的那层皮太长了，包住了龟头，医学上叫包茎。包茎是有害的。对自己身体不利，将来结婚了，对女方也不利。世界上犹太人是聪明的，他们的男孩一出生就行割礼，割掉一圈包皮。可是你怎么到现在还是包茎呢？”

他们俩那天在澡堂洗澡的时代是中国的六十年代初期。

那是中国人最单纯的历史时期。新的政权在中国大地上暴风骤雨般地洗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消灭了天花和性病。重新编写的医学教科书上，性病消失了，天花被简单地提了几句。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性这个东西逐渐变得委琐和肮脏起来，人们羞于想到它。它只是矛盾而又压抑地躲藏在深夜醒来的男女之间。比如钱和平，他就一直拿不准自己到底是从母亲的什么地方出生的。钱和平小的时候，母亲告诉他是从她的胳肢窝那儿生出来的。长大以后，钱和平从同学当中听到了另一种含含糊糊的说法，说小孩子是从女人撒尿的地方生出来的。钱和平对这个说法也不太相信。根据常识，钱和平觉得撒尿的地方是一个细细的管道，那么大的婴儿从那里出不来。不过这些事到底不与他相干，他也就懒得去追根寻源了。钱和平更明白的是，过分关心男女之间的事情是最容易犯错误的。这种作风错误一犯，档案里记上一笔，人的一辈子就算毁了。

如此，赵森林说的这些话，当然使钱和平大惊失色。而赵森林根本不理睬钱和平的大惊小怪，坦然地洗自己的澡，甚至有点过分坦然地裸露着他割过了包皮的生殖器。钱和平独自脸红脖子粗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地镇静下来。赵森林这才对他说：“这是科学。懂不懂？”

钱和平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他知道赵森林所说的这些是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赵森林只好说：“我彻底服你了。”钱和平想他怎么能够不服赵森林呢？赵森林连犹太人的生活习俗都知道，而钱和平只知道世界上有“犹太人”这种人。钱和平很怕赵森林对自己穷寇猛追，连连表白佩服赵森林。

赵森林还是没有放过钱和平。赵森林是那种恃才而特别注重表现自己严谨的人。赵森林还是要钱和平回答他最初提出的，为什么到现在钱和平还是包茎的问题。

钱和平讷讷地反问赵森林：“这东西一直在裤子里头，谁也没有管过它，它怎么会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什么茎呢？”钱和平觉得“包”字很羞人，他说不出口。

赵森林说：“你不是当过兵吗？”

钱和平说：“是当过兵。可是当兵又与这里有什么关系呢？”

赵森林说：“看来你真的是白当一场兵了。”

赵森林乘胜追击，完全彻底地降服了钱和平。赵森林让钱和平尽快穿好了衣服，与他在风景如画的厂区散步。赵森林告诉钱和平：一个人在社会上要懂得做人。一个人要有阶段性的很具体的理想和目标。一个青年当了兵，他至少应该完成两件事。一是入党，二是割掉阴茎的包皮。入党好理解。中国是人都知道其意义。那包皮为什么要在部队割呢？因为部队是个特殊环境，周围都是男人，大家又都是要分手的，不存在不好意思的问题；也不会扩散影响，不会被姑娘们知道；还有一个好处是不用花自己的钱，也不用被扣病假工资。到了地方，你一割，钱的问题且不说，至少单位都会传开，人人拿你当一个笑话。姑娘们就会瞧不起你，有些不懂医学的姑娘还会认为你残疾了，不愿意和你谈恋爱。所以既然当了兵，至少得完成入党和割包皮两个目标。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钱和平听完赵森林的话，把自己的前途前后一想，犹如当头着棒，对赵森林说：“我完了！”

赵森林说：“怎么会呢？你还这么年轻。”

事情果然与钱和平的预感差不多。

赵森林因为是中共党员，又聪明能干，很快就被提升为科长。厂里的一大群姑娘都围着他转。钱和平不仅没有得到提升，连入党的希望都很渺茫。姑娘方面的事就不用说了。

大工厂，姑娘多，钱和平还是一个外表不错的小伙子，接近他的姑娘也不是没有。问题在于那一两个姑娘的人品相貌基本都是厂里最差的。在有好几年的光阴里，钱和平像一粒沙子被弃置路边，谁都可以踩平他。他灰头土脑，面目消瘦，心情苦闷，目光呆滞，日子很不好过。赵森林非常同情钱和平。他从各方面都尽量地帮助他。与他结成一帮一，一对红。偷偷替他写入党申请书和学习心得思想体会。最后钱和平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钱和平入党之后就有比较样子的姑娘接近他了，钱和平这才慢慢抬起头来走路。

钱和平入了党，有了一点人的样子，他还是远远不如赵森林。首先他没有做官。虽然人人口头上都说入党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做人民的勤务员。钱和平却想：我再傻也知道人们心里都是想入党做官的。钱和平准备慢慢寻找机会往上爬。钱和平懂得这是不能着急的事，反正来日方长。主要让钱和平自卑和伤心的是他入了党，并且他的个子还比赵森林高半个头，五官也比赵森林堂皇，他的老婆却比赵森林的老婆差多了。那些美丽的姑娘们为什么不嫁给他？美丽的姑娘又不是只有一个，有一大群，其中最好的一个嫁给了赵森林，其余的却没有嫁给他。钱和平的老婆是一个被人挑剩的姑娘，名声很不好，据说是与人睡过的。在他们这么大的工厂里，钱和平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个姑娘，这个姑娘最看不起的就是钱和平。他们两人很早就感觉到了对方的嫌恶，经常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相互嘲讽几句。他俩在公开场合嘲讽来嘲讽去，人们自然把他俩看成了一对，他们也就别无选择地结了婚。老婆实质性的好处是钱和平在结婚之后才发现的，发现了他就后悔这个婚结得太轻率，可又不能翻悔。那时候，除非对方犯政治错误，否则离婚是很不那个的事。钱和平这种人想犯政治错误也是比较难的，他还不至傻到为了

离婚去写一个反动标语。钱和平的人生真是不幸的人生。

赵森林始终都是一个大忙人。朋友极多。事情极多。进步也极快。不几年又从行政科科长升到了劳资处的处长。管全厂的劳资，权利大得无人不敢不向他赔笑脸。后来又调到办公室，做了办公室主任，在厂里更是炙手可热。赵森林的住房一搬再搬，越搬越好。老婆从车间调到仓库，又从仓库调到化验室，从一个工人转为国家干部。

赵森林这个样子，自然也树敌不少。不过尽管赵森林树敌不少，他都能以一当十地对付别人。他无论做什么都会给自己铺垫最合理的理由，别人抓不到他的尾巴。

到四十七岁这一年，赵森林当上了厂里的党委书记。是全厂乃至全系统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各种奖状奖杯奖证把他们家装饰得灿烂辉煌，与他美丽的老婆相得益彰。赵森林的老婆多年来像一棵常青树，年轻美貌不减当年。她还会生养，一生就是个儿子。赵森林的儿子长得人高马大，白皮细肉，人见人爱。

赵森林到四十七岁这一年，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把人家一辈子想要的东西都占全了。

在钱和平这里，许多年过去就像白白过去了一样。为了争取个一官半职，钱和平在厂里各科室和车间之间频繁调动。一个股级干部当了若干年。当另一个科室快要提升一个副科级干部的时候，钱和平要求调到该科室，可是调过去之后，该科室没有了动静，原来的科室却有了人事的变更。钱和平的运气就跟俗话说的一样：两头赶，没早饭。

如果不是赵森林经常在暗中扶他一把，最后钱和平恐怕是提不到处长这一级的。由于级别、工作能力等因素的影响，钱和平提了处级才得到一个两室一厅的二轮房子，楼层还不好。钱和平的老婆是个车工，工作很累，老得比较快，

人还有一股狐臭，却又恶习不改，丑人多作怪，穿得花里胡哨，常与外面的男人有两腿，一味地嫌钱和平木讷。由于男人总是需要老婆这个东西，由于有两个孩子需要人照料，钱和平对老婆的情况只好装马虎。钱和平的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可惜两个都是女孩子。钱和平这一代的中国人，骨子里头始终还是看重男孩子的。人家生了女孩子是男的责怪女的，钱和平家里是女的责怪男的。有一句，钱和平的老婆几十年如一日地挂在嘴边，说是：人比人气死人。钱和平的老婆这就是指的钱和平和赵森林了。这女人一提起钱和平和赵森林就气愤不过，总是说：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就那样！

在这两个人四十八岁的头上，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搞改革开放。赵森林何许人也？便断定这是中国的决策性的大变化。中央一在广东开辟一个深圳特区，赵森林就决定杀一个办事处到深圳去，让办事处开一个建材公司。在许多能人纷纷请纛的情况下，赵森林把这个重任委派给了钱和平。最初一刻钱和平是喜出望外，紧握住赵森林的手不放，说：“还是您关心我信任我。”

钱和平一离开赵森林，立刻就有各种人来找他。在他们工厂的某个角落，在楼房拐角处，在蹲厕所的时候，为他作出种种分析。尤其有人从历史的角度为钱和平总结了一番人生的经验教训，使钱和平隐隐约约感觉到：赵森林是被他钱和平衬托出来的，或者说赵森林是踩着他的肩头爬上去的。人们向钱和平指出：这一次赵森林又是在利用他。去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又是龙争虎斗的特区草创公司，这事谈何容易！像钱和平这种老实人去，那还不是由赵森林遥控指挥。到时候有了成绩，是赵森林的，如果翻了船，倒霉的是钱和平。再说深圳是一个什么地方？一个荒凉的小渔村。一年四

季弥漫着热带的瘴气，过去是皇帝流放犯人的地方。

钱和平在两三天工夫里，被人惊吓得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然后有一天鼓起勇气跑到赵森林的办公室，生硬地对赵森林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广东是一个什么地方？是皇帝流放犯人的地方。我身体不好，能力不够，你不要利用我了好不好！

赵森林听了钱和平的话一点不生气，笑眯眯地让他坐下喝茶。茶是赵森林亲手沏的。他对钱和平说等他处理完办公室的急事之后他们再谈。钱和平还从来没有亲眼看着赵森林办公，这次有了个机会，也有心想暗中观察一下。这一观察不打紧，把钱和平骇得够呛。有一个平日在厂里威风赫赫说不二处长被赵森林训起来就像训自己的儿子一样。还有一个涉嫌贪污了公款的会计，赵森林阴着脸子对他说了一两句话，会计顿时两腿哆嗦，尿都流了出来。钱和平这才发现赵森林威风到了什么地步。下班时间到了，钱和平还没有轮到谈话。赵森林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到我家去接着谈吧。

钱和平哪里敢说什么，只是点头如捣蒜地跟着赵森林上了赵森林的小车。

赵森林的老婆主动出面挽留钱和平在他家吃便饭。钱和平看了赵森林的老婆一眼，百感交加，便同意留下来。赵森林的老婆很高兴地笑了并且很有身材地在他们面前扎了围裙，亲自动手为他们做下酒的小菜。到这个时候，钱和平脑子里的种种想法已经搅成了一盆糨糊，热热的，昏昏的，广东的瘴气和旁人的敬告都变得模糊不清。

清醒的是赵森林，赵森林明确地对钱和平说：“可能有人说我是利用你。你要知道我就是利用你。我不利用你利用谁？去那么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拥有独立的经济大权和人事大权。那些过于精明的人，心中有小九九的人，喜欢吹

牛皮的人，生活作风不严肃的人我都不能相信。所以我要利用你。这个利用的意思就是要起用。实际上是组织信任你。党信任你。我个人哪有那么大的权利？我和你的关系全厂尽人皆知，我就是想把这个重任交给你我也不敢，我还怕群众有意见呢。你说是不是？”

钱和平说：“是。”钱和平的脸上交织着惭愧与得意，说别的再也表达不了他心中的感受，自己倒满了一杯酒，罚自己一口喝干了，说：“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对党的忠诚对你的忠诚还是有的。”

赵森林说：“那就好！”

赵森林说：“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可都是人民的公仆，党的干部，取得的任何成绩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犯了错误我们肯定是要受罚的。”

钱和平说：“那是的。那是的。”

赵森林说：“就算立军令状了。”

钱和平说：“立了立了立了。”

赵森林的老婆这时插了话，“老钱，你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大包大揽。赵森林不去深圳，可他还是你的领导。出了差错，还应该他负领导责任。咱们一向是做具体工作的，哪里掌握得了大方向？以后凡事都让赵森林心里有个底，出了事是他的。当领导的，光坐小车怎么行？也要担风险的。”

这一下，感动的热流淹没了钱和平。他忘形得连赵书记都不会叫了，说：“是是，嫂子提醒得太好了！老赵你听见没有？”

赵森林大智若愚，虚怀若谷，微笑说：“听到了，今天的话，我一句也不会忘记。这就是既定方针了。”

钱和平敬了赵森林的老婆一杯酒。然后钱和平义无反顾